

汉语发展史丛书

漢語語法學史

马松亭
编著



汉语发展史丛书

马松亭 编著

漢語語法學史



汉语语法学史

马松亭 编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98,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500

统一书号: 10276·19 定价: 2.20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战国时期至《马氏文通》出版前 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3
第一节 战国时期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3
第二节 汉代以后对汉语虚词的研究·····	5
第三节 南北朝以后对汉语句法的研究·····	13
第二章 《马氏文通》出版至新中国成立前 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21
第一节 模仿西方语法体系编写的汉语语法著作·····	21
一 马建忠的《马氏文通》·····	21
二 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	30
三 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和《中国文法讲话》·····	35
四 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	42
五 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	46
六 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及其他语法著作·····	50
七 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	60
八 1930年前后发表在期刊上的汉语语法著作·····	65
(一)容庚的《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	66
(二)何定生的《汉以前的文法研究》和 《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	67

第二节 以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为指导

对汉语语法的研究71

- 一 汉语语法体系革新的讨论71
- 二 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
和《中国语法纲要》.....77
- 三 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论文集》
和《文言虚字》90
- 四 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 103
- 五 廖庶谦的《口语文法》 118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122

第一节 在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的指导下,

汉语语法的普及和研究工作蓬勃展开 122

- 一 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
和吕叔湘的《语法学习》 124
- 二 张志公的《汉语语法常识》、《语法学习讲话》
及其他普及性的语法著作 130
- 三 丁声树等八位合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137
- 四 陆宗达、俞敏的《现代汉语语法》 145
- 五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和按
这个系统编写的教材及参考书 148
- 六 杨伯峻的《文言语法》、刘景农的《汉语文言语法》、
张静、张栢的《古今汉语比较语法》 171
- 七 管燮初的《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
和《西周金文语法研究》 185
- 八 陆志韦等七位合著的《汉语的构词法》 188
- 九 王力的《汉语史稿·语法的发展》 190
- 十 1960年前后出版的汉语语法专题著作 192
 - (一)胡附、文炼的《现代汉语语法探索》 192

(二)洪心衡的《汉语语法问题研究》	193
(三)刘世儒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	194
十一 汉语词法中词类的讨论	196
十二 汉语句中主语、宾语的讨论	201
十三 汉语单句、复句的讨论	204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后汉语语法研究再度兴起	206
一 陈望道的《文法简论》	207
二 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	214
三 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216
四 朱德熙的《语法讲义》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220
五 潘允中的《汉语语法史概要》	223
六 高等院校修订和新编的三部《现代汉语》教材	223
七 1980年前后出版的汉语语法专题著作	227
(一)朱星的《汉语语法学的若干问题》	227
(二)史存直的《语法三论》	228
(三)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	228
(四)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	229
(五)杨伯峻的《古汉语虚词》	232
八 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	232
第四章 台湾省三十年来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243
第一节 概说	243
第二节 介绍几部有代表性的汉语语法著作	244
一 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	244
二 汤廷池的《国语变形语法研究·移位变形》	254
三 许世瑛的《中国文法讲话》和《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	266
四 詹秀惠的《世说新语语法探究》	271
五 倪志伧的《论孟虚字集释》	273

第五章 外国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285
第一节 概说	285
第二节 介绍几部有代表性的汉语语法著作	287
一 龙果夫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287
二 鲁勉采夫的《现代汉语的句子形式主语》	289
三 鸟居久靖等四位合著的《现代中国语文法》	291
四 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	298
五 牛岛德次的《汉语文法论·古代编》	304
六 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	310
七 安妮·Y·桥本的《现代汉语句法结构》	315
八 杜百胜的《古汉语虚词词典》	316
中外汉语语法著作目录	318
后记	328

绪 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研究语言的国家之一。两千多年前就有一些学者开始了语言理论和汉语语音、文字、词汇的研究，并获得了辉煌的成绩。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荀况在探讨客观事物的规律时，也研究了语言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的民族特点、语言的稳定性及其发展变化，等等。秦汉以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经学和语文教育的发展，推动了古代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公元前二世纪汉初学者编辑的解释古代汉语词义的专著《尔雅》，公元一世纪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全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公元二世纪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公元七世纪初至公元十一世纪先后出版的《切韵》、《广韵》、《集韵》，都是举世皆知的著作。对于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却散见于哲学、经学、训诂学、文字学中。直到公元十四世纪以后，才有几部讲解文言虚词的专著出现。例如，元末卢以纬编著的《语助》，清代刘淇编著的《助字辨略》，袁仁林编著的《虚字说》，王引之编著的《经传释词》，等等。到公元一八九八年，清末学者马建忠撰著的《马氏文通》出版，我国才有了一部系统讲述古代汉语语法的专著。

从马建忠写作《马氏文通》算起，近百年来，我国语法学家一方面批判继承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一方面又在不断吸取西方语法理论和方法，逐渐深入地研究汉语语法。我国早期的语法学家曾经先后模仿拉丁语法、英语语法建立过汉语语法体系，接着有几位留学英、法的语法学家以新兴的语言学理论

为指导来研究汉语语法，揭示出汉语语法的一些特点。五十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些语法学家抛开西方传统语法学理论而采用结构主义语法学理论或转换生成语法学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有些语法学家则兼采传统语法学、结构主义语法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学的理论，并综合运用传统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转换分析法来研究汉语语法。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趋势，正推动着汉语语法研究的健康发展。

本书把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战国时期至《马氏文通》出版前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公元前475年—公元1897年）、《马氏文通》出版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对汉语语法的研究（1898—1948年）、新中国成立后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这三个阶段来讲一讲，然后还要谈谈台湾省三十年来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外国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第一章 战国时期至《马氏文通》

出版前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公元前475年——公元1897年)

第一节 战国时期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哲学家墨翟、荀况、公孙龙、尹文等人的著作中对古代汉语语法都作过一些分析或阐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荀况,他在《荀子·正名篇》里论述了词的起源、构词原则、词和语句等一系列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①“词”和“物”的关系是自然的,必然的,还是由人们规定的,这个古希腊哲学家争论了几百年的问题,荀况不仅正确地解决了,而且指出了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并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喻一意也。”^②“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这段话不仅给词和句下了一个定义,而且还指出了语言是人们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墨翟在《墨子·经上》中说:“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这句话是逻辑的分析,也是语法的分析。墨翟说明“白马”、

① “名”,在古代汉语里有时指名称,即词;有时指概念。

② “辞”,在这里是指句子。“喻”原为“论”,依王念孙校改。

“骊马”都是偏正式词组，用动词“乘”和偏正式词组“白马”、“骊马”构成的“乘白马”、“乘骊马”两个动宾式词组，主要成分都是“乘马”，这显然是正确的。

战国时期，《公羊传》和《谷梁传》^①这两部训诂书对鲁国编年史《春秋》中词义和语句的解释，有许多地方涉及到汉语语法上的一些现象。例如：

①《春秋》僖公元年：“邢迁于陈仪。”

《公羊传》对这句话解释时，就隐以庄公十年“宋人迁宿”作对照说：“‘迁’者何？其意也。‘迁之’者何？非其意也。”这就是说，“邢迁于陈仪”是“主语——谓语——补语”的句式，谓语“迁”是自动词（不及物动词），“迁于陈仪”是邢侯自己愿意的。“宋人迁宿”是“主语——谓语——宾语”的句式，谓语“迁”是他动词（及物动词），“宿”是“迁”这个动作所及的对象；“宋人迁宿”，并不是宿（小男国）自己愿意的，而是宋（公国）强迫它迁移的。这就说明两个句子中的“迁”，一个是作自动词，一个是作他动词，因为构成的句式不同，所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

②《春秋》桓公三年：“有年。”

《公羊传》解释这句话时，也隐以宣公十六年“大有年”作对照说：“此其曰‘有年’何？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丰年也。”这就说明“有年”只是丰收年，在“有年”前加上一个“大”，那就是大丰收年。这也可以说是从语法上说明附加语的作用。

③《春秋》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

《公羊传》解释这句话：“孰败之，盖晋败之。……然则曷为

①《公羊传》，旧题战国时公羊高撰，最初只在口头流传，西汉时才写成书。

《谷梁传》，旧题战国时谷梁赤撰，最初也是口头流传，到西汉时才写成书，体裁跟《公羊传》相近。

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这就说明当时运用被动的句式，都是指不如意、不愉快的事。为了隐讳晋军打败了王师这个事实，不用主动式，而用一个简化被动式。这样表达，不仅不叫施动者晋军作主语，而且还可以使它不在句子中出现。

④《春秋》宣公十年：“春，……齐人归我济西田。”《谷梁传》解释这句话时，隐以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郛、讙、龟阴之田”对照说：“不言‘来’，公如齐受之也。”这就是说，“齐人来归郛、讙、龟阴之田”，是一个连谓式的句子，有“来”、“归”两个动作，表示齐人来鲁国归还郛、讙、龟阴之田。不用“来”而只说“齐人归我济西田”，是“主语——谓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的句式，表示鲁宣公到齐国去受田。这就从语法上说明了连谓式的句子和谓语动词单用而带双宾语的句子的区别。

⑤《春秋》隐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谷梁传》解释这句话时，隐以桓公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对照说：“特言，同时也；累数，皆至也。”这就正确地说明，用一个复句分述谷伯绥、邓侯吾离来朝，讲的是桓公七年夏两人先后来朝见。用一个单句总述滕侯、薛侯来朝，讲的是隐公十一年春天两人一块来朝见。

第二节 汉代以后对汉语虚词的研究

汉代训诂学家、文字学家对于词的解释本来着重在它的意义，但是在解释工作中往往感到“实字易训，虚词难释”。因而遇到句首、句中、句末的没有实在意义的虚词，只好就它所在句中的作用来解释。汉初学者编辑的《尔雅》把先秦古书中的词分为十九篇，每篇把意义、作用相同或相近的词分成组，每组用一个常用词加以解释，或以意义、作用相同的词互相解释。其中，大部

分都是解释实词的，但是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里也有一些是解释虚词的。例如：

逮、反、暨，与也。(《尔雅·释诂》)

通、遵、率、循、由、从，自也。(《尔雅·释诂》)

庶几，尚也。(《尔雅·释言》)

曷，盍也。(《尔雅·释言》)

暨，不及也。(《尔雅·释训》)

西汉扬雄的《方言》里也有一些对虚词的解释。例如：

迨、逌，及也。东齐曰“迨”，关之东西曰“逌”，或曰“及”。

金、胥，皆也。自山而东，五国之郊曰“金”，东齐曰“胥”。

欸、暨，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或曰“暨”。

澌，或也。沅、沔之间，凡言“或如此”者曰“澌如此”。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把有实在意义的实词叫“字”，把不表示实在意义的虚词叫“××词”或“××语”，有时也把作用相同或相近的虚词互相解释。例如：

者，别事词也。

宁，愿词也。

皆，俱词也。

吁，惊语也。

乎，语之余也。

矣，语已词也。

以，用也。

因，就也。

(以上各词，有的可作实词，也可作虚词，许慎皆就其用作虚词来解释的。)

此后，训诂学家遇到这类虚词往往也采用同样办法，说“×

“×词(辞)”、“××语”，或合称“语词”，也有时称作“语助”。例如，东汉郑玄笺注《诗经》时，把“勿”说成“禁词”；注《礼记·檀弓上》时，把“居”说成齐鲁间“语助”；魏时王弼注《周易》，把“嗟”说成“忧叹之辞”；晋时郭璞注《尔雅》时，把“伊”说成“发语词”；南北朝时颜之推的《家训》把“焉”说成“语助”，等等。

南北朝以后，对虚词的研究，已从一个一个字的解释方法，进入分类总括说明的方法。例如，南朝梁时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里把虚词分为发端、割句、送末三类。他说：“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割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

唐代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把词分为两大类，即义类和语助类。他说：“句义联字而言，……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别义，‘关关雎鸠’之类也；或假辞以为助，者、乎、而、只、且之类也。”（《诗·周南·关雎》疏）“全取以别义”，就是义类；“假词以为助”，就是语助类。柳宗元把表示语气的虚词叫作“助字”，又就他们的用途分为疑辞、决辞两类。他在《复杜温夫书》里说：“但见生用助辞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这样分类说明虚词的作用，已具有一些概括性。

到宋代便有了“实字”、“虚字”的说法。这就是把汉语里所有的词分为两大类。例如，周辉在《清波杂志》里说：“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实字多、虚字少，皆批谕之。”张炎在《词源》里说：“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是、那堪之类，此类虚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使尽用虚字，句语又俗，必不质实，恐不无掩卷之消。”把词分为“实”、“虚”两类，是以汉语的

特点为根据的。虚词比实词的数量少得多,但是使用频率却很大,特别是古代汉语虚词,在句中的作用很不容易掌握。因此,把词分为实词、虚词两类,不仅我国语法书中尚在沿用,外国的一些语法书也相应采用起来。

元代卢以纬从先秦到元代文献中收集129个常用虚词,阐明其作用,分析其用法,于公元1324年编成一部《语助》^①。这是我国研究汉语虚词用法最早的一部专著。这本书,有的把单个虚词列为一项解释,有的把作用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虚词列为一项解释。例如:

〔而〕

是句中转折带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

〔则〕

此是因有上意而发下语。

〔是故〕

发语更端之辞,亦是其说有所因而发,谓“因此故”。

〔已、焉哉〕

叹而言只止如此,且衍其声以咏之。

〔惟、唯、维〕

三字皆辞意之专。“惟”从“心”,心之专也。“唯”从“口”,口语之专也。“维”从“系”,系之专也。书文中此三字通用,有如俗语“只”字之意。“唯”作上声,为应答而无别语;“惟”又训“思”,亦以心着此而无别念;“维舟”是系住在此;皆“专”之意也。

〔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

^①《语助》,现有明代嘉靖年间刊印的《奚囊广要》丛书本和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格致丛书》本。《奚囊广要》本,有元泰定元年(1324年)永康胡长孺《语助序》,收129个虚词。《格致丛书》本,更名《新刻语助辞》,删去了胡长孺《语助序》,换上了钱塘胡文煊《语助辞序》,该书缺《奚囊广要》本最后一页,只存118个虚词。两书均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特藏室。

“何则”、“何者”……“如之何”，此皆文中自问之辞，所以引起下文来。

〔然则、然而、不然〕

此皆是承上文。“然则”者，其事理如此，转引下文，正是如此如此。“然而”者，其事理如此，句又转有别说。“不然”者，反前言若不如是。……

〔今夫、且夫、原夫、故夫、盖夫、嗟夫〕

“今夫”者，即今之所论事意而言。“且夫”者，从宽远说来。

“原夫”者，推究其本因而言。“故夫”者，有所因而言。“盖夫”者，以大凡而言。“嗟夫”者，咨嗟慨叹而言；“嗟乎”亦相类。

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谈到虚词中有两词合并为一词的情形。他说：“直言之曰‘那’，长言之曰‘奈何’。”因而类推“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焉”为“旃”，等等。

清代专门研究虚词的著作主要有刘淇的《助字辨略》、袁仁林的《虚字说》、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刘淇的《助字辨略》收集宋元以前经、传、子、史及俗语中476个虚词，共分：重言、省文、助语、断辞、疑辞、咏叹辞、急辞、缓辞、发语辞、语已辞、设辞、别异之辞、断事之辞、或然之辞、原起之辞、终竟之辞、顿挫之辞、承上、转下、语辞、通用、专辞、仅辞、叹辞、几辞、极辞、总括之辞、方言、倒文、实字虚用等三十类。刘淇用正训（如“义者宜也”）、反训（如“故”训“今”）、通训（如“本”犹“根”）、借训（如“学之为言效也”）、互训（如“安”训“何”，“何”训“安”）、转训（如“容”有“许”义）等方法加以解释。例如：

〔从〕

《尔雅》云：“自也。”郭注云：“自，犹从也。”邢疏云：“自亦从也，转互相训也。”《史记·高帝本纪》：“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从此，自此也。又由也。如《汉书·高帝本纪》：“陈余亦怨

独不王己，从田荣藉助兵。”此言自田荣所借兵也。……

〔而〕

承上转下，语助之辞，《论语》“本立而道生”是也。又如《论语》“敬事而信”，此“而”字但为语助，无所乘转，去“而”字则不可以句也。……

〔兮〕

《广韵》云：“语助。”愚案：歌之余声。

〔哉〕

《说文》云：“言之间也。”《诗·大雅》：“陈锡哉周。”《朱传》云：“哉，语辞。”《正字通》云：“哉之在句中者，为助语辞，为间隔之辞，在句末者，为语已辞。”愚案：语已辞有两义：《孟子》“不识此语诚然乎哉？”此疑辞也；《论语》“大哉尧之为君也”，“洋洋乎盈耳哉！”此叹辞也。又《论语》：“玉帛云乎哉，钟鼓云乎哉！”“乎哉”，反设之辞，兼疑叹二义。又《论语》：“有是哉子之迁也！”“有是哉”，不足之辞。《后汉书·列女传》：“霸起而笑曰：‘有是哉！’”此深然之辞，与上义别。

袁仁林的《虚字说》收集经、史、诸子书中的141个虚词，特别着重解释用声音摹拟语气的虚词。例如：

〔诸〕

“诸”字之声略与平拖，仍复缩住。腰句者可代“之于”二字，乃是平趋过递。尾句者可代“之欤”二字，乃是带疑未定。较用“之于”、“之欤”字样处别有一种团缩劲禿之气，正以其各收二字之音缩为一音，故彼自流暢，此自团缩。

〔岂、诘〕

“岂”、“诘”二字，乃扭转之辞，亦带疑之辞，其句尾常带“乎”、“哉”、“耶”、“欤”四字，头脚相应。……

〔矣、已、焉、也〕

“矣”、“已”、“焉”、“也”四字，乃语中正说之尾声。

……

〔而〕